

夏末秋初

刘新华 著



沈阳出版社

第一章



特种电机厂厂长刘仁杰下午上班以后到厂技术科转了一圈，跟工程师老庞谈上红外线喷漆设备的事，临走时用力咳嗽一声，把很大一口浓痰吐进口口的痰盂。正伏案审核图纸的技术科长尹伊萍抬头瞅他一眼。

刘仁杰跟尹伊萍好2年多了。他们俩的事，除了秘书王尔汉和司机小郑，一般人不知道。原来，尹伊萍住厂里的独身宿舍，幽会的时候提心吊胆。尹伊萍说，长此以往非吓出精神病不可！刘仁杰就在南苑住宅小区买一套三居室的商品楼送给她。这回可方便啦。自己有钥匙，去那儿跟回家差不多。刚才的咳嗽就是暗号，告诉尹伊萍：我去了，你快回来……

刘仁杰走后，尹伊萍审核完图纸，又把ZD产品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送到打字室，告诉打字员下班前打完印好，便到市场买菜回家了。

尹伊萍做了几个刘仁杰爱吃的菜，又打开一瓶酒。

“今天不喝酒。”刘仁杰说，“这几天怎么老迷迷糊糊？夜里似睡非睡似醒非醒，早晨起来想头一天的事，整不准是做梦还是真事，八成酒精中毒了……”

“不喝就不喝！”尹伊萍一笑，“喝了酒，受不了你那套折腾！”

俩人吃完饭又看会儿电视，便上床睡觉。

这一宿刘仁杰睡得挺好，早晨睁开眼睛一看表，正好6点。他拿出烟想点着，这时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这个时间能把电话打到这里的，不是秘书王尔汉就是司机小郑。

听筒里是王尔汉的声音：

“刘厂长吗？上午8点县政府3楼会议室有个会。市经委技改处的李处长来了，要听听咱们厂的情况，汪副县长说，市里可能要拨一批技术改造贷款，让你重点讲讲企业今后的发展思路，争取把款落实下来。有关资料我已经准备好了，在司机小郑那儿……”

刘仁杰点着烟。这毛病是二十多年前上山下乡在青年点时落下的，起床前必须抽支烟，不抽不行。当然，那时候抽的可不是味道纯正的英国“555”，是从老百姓那里抓来的“蛤蟆癞”，撕条纸卷根大炮，点着一口就把人从冰冷的被窝里拱起来，蹬上同样冰冷的棉裤，套上破棉袄，腰上扎根麻绳，干活去。

现在，刘仁杰抽烟，就纯属习惯了。早晨，在柔软温暖的床上醒过来，点上一支烟，就会恍恍惚惚陷入若有所思的混沌之中，再次闭上眼睛，便有许多影影绰绰的幻像，明灭倏忽地掠过空茫的脑海。那是不能用任何概念去表达的稍纵即逝的静止或流动的图像：

黛色的山坡上有雪白的羊群缓缓走过，牧羊人悠闲地吹起竹笛……架着木桥的河床里淌着潺潺的清水，河水弯弯曲曲断断续续，一群小鱼聚在绿茸茸的水草下，游来荡去……村头古

老的榆树上绽出新枝。残缺的铁钟响起厚重的回声……田野洒满阳光。直通远方的乡间土路上印着深深的车辙。背如弯弓的老人驾着牛车悠悠地走向土路的尽头，脚步既滞重又轻盈，荡起的尘土像清晨的雾岚……

抽完一支烟，刘仁杰清醒了，无限惬意，又焦灼不安。那是什么？他把握不住也无法解释，只感到一种诱惑和神秘……

刘仁杰的妻子——远方公司党委书记田静和特种电机厂技术科长尹伊萍都知道他这个习惯，一看刘仁杰在被窝里叼上烟，便开始做男人起床后的准备工作。果然，通过卧室半掩的门，刘仁杰看见尹伊萍正把早点一样样放在方厅的玻璃餐桌上，又打开起居室的落地式组合音响，轻缓沉思的音乐传过来。

可能刚洗过澡，尹伊萍穿一件勉强遮住白色三角裤的同样颜色的薄纱衬裙，雪白丰盈的肩膀，大半个尖挺颤动的乳房和轮廓丰满的大腿都裸露着。刘仁杰悄悄笑了，想起昨夜把玩那对乳房和抚摸每一寸肌肤的不同手感……把这样一个正牌工业大学毕业，年轻、漂亮、清高、性感、才华横溢的女人弄到手所花费的心机和手段不亚于把濒临倒闭的特种电机厂搞到今天这种程度。

刘仁杰洗漱完毕，随便披了件毛巾浴衣，坐到餐桌旁。他喝着牛奶，吃着烤得焦黄的面包片和白色的小甜饼，脸上的肌肉活动丰富，额头上的皱纹又硬又宽，眼睑的皮肉略显出褶皱和松弛，刚刚刮过的嘴巴子青须须的。他问尹伊萍：

“ZD产品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搞得怎么样了？”

“前天就搞出来了。”尹伊萍双手向后梳理着头发，用橡皮筋扎成一个马尾辫，腋窝处露出浓密的赭石色腋毛。“我又请王尔汉在文字上润色一下，昨天下午送打字室了。”

“我今天尽量把那笔技改贷款争取过来，ZD产品要快一点往出推，晚了市场会有变化。”

“王尔汉昨天说，这笔款市里管得挺死，必须用在重点企业重点设备的更新改造上，专款专用，如果用它开发 ZD，市里或工商行方面可能要干预。”

“事在人为，先把钱弄过来……”

刘仁杰把杯里最后一点儿牛奶喝下去，穿上衣服，从去年修建的全县第一个住宅小区的 5 楼走下来，黑色的皇冠 3.0 轿车已经等在楼下。

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汪明阳吃完早饭从窗户往下看。接他的车没到，接他妻子，县工商银行行长范丽洁的公爵王牌轿车正好停在楼前的花圃旁。

“喂，你等等！”汪明阳叫住正要下楼的妻子。“市经委技改处的李处长来了，要给县里拨一批技改贷款，我争取把它给刘仁杰，又考虑他欠银行贷款太多，你能不能从工商行角度帮他说几句？”

“我说老汪，”范丽洁把拿下来的外衣又搭上衣架，“你给刘仁杰的钱太多啦！年年给他技改贷款，他哪年用在技术改造上啦？你也不去他那里看看，我们银行信贷科可看了，除了 4 年间有部分设备更新，其它车间还都是 60 年代的破烂货。最近我可听说他一些事，你别也搅豁进去！”

“你看，又来啦！”汪明阳瞅着妻子那张过了 40 岁还不见老，虽然漂亮，却过于严肃的面孔摇摇头，挥手让她走。

范丽洁又重新摘下外衣搭在胳膊上，说：

“咱们跟刘仁杰交往了二十多年，你还不了解他？这几年特种电机厂是怎么搞上去的，你能不知道？我听说刘仁杰把他任厂长前库存积压的几十万台电机统统打成废品，连原材料价都不值，最近几年又重新涂漆当成新产品，把国家计划内划拨的原材料议价卖出去，这样的企业再亏损是不是就更有鬼啦？”

“我说，这些事你从哪听来的？”汪明阳有点儿恼火。

“别问我从哪听来的！是不是事实？我听到的还不止这些！”

说完，范丽洁下楼了。高跟鞋有力地敲打着水泥楼梯，清脆的声音响起来又沉寂下去。汪明阳隔着窗户看妻子坐进米黄色轿车的后座，收腿的时候，很长一截又白又丰满的大腿从裙摆下露出来。

妻子说得不错。刘仁杰这小子鬼得很。据说他去年和今年接连买了3套三居室的商品楼。1套空着，1套给读高中的儿子住，另一套给了技术科长尹伊萍。可刘仁杰毕竟把特种电机厂搞上去了。全县四十多家预算内国有企业，大部分往他脸上抹灰，就刘仁杰给他擦胭脂。都说是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领导的讲话稿上就这么写，其实只是因素的一个方面。决定企业前途的是厂长。有色针织厂的杨胖子，县里也没少给他钱。这老兄当了5年厂长，自己倒是胖得像个气吹的，企业却亏损了一千多万，平均每年200万还多，目前连工资都开不出来，工人排着队到县政府找他这个主管工业的副县长。

想到这儿，汪明阳拿起电话，拨了刘仁杰家的号码。

接电话的是刘仁杰的妻子，远方公司党委书记田静。跟她的名字一样，说话的声音也平平静静：

“明阳啊，你找仁杰……他昨晚来电话说住在招待所了，县政府招待所，说市里来个什么领导，要陪一陪。”

“扯淡！”放下电话，汪明阳不禁骂出声来。他从昨天下午到夜里10点，一直在招待所陪那个市经委来的处长，几次用电话找刘仁杰，想在正式会议之前让他们接触一下。他的秘书王尔汉也说不明白厂长的去向。这小子却跟老婆说住在招待所，鬼才知道他跑哪去啦！

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赵平原也拨通了刘仁杰家的电话。

“田静吗？我是赵平原。”

“平原……”每一次听见他的声音，田静都抑制不住狂乱的心跳。“你是找仁杰，还是……”

作为公司党委书记，田静半个月前就听说经理高云鹏被人告到纪委的事，几次想问问赵平原，又觉得不太妥当，尽管是多年的老同学，她还是摆脱不了中学生式的有板有眼的工作习惯。

“仁杰走了吗？”赵平原低沉厚实的声音从听筒传过来，震得田静的耳朵有点痒，似乎有一股热气通过电线呼到她的脸上。

田静强抑制住心跳，把听筒拿开一点，说：

“他昨天晚上就没回来。”

“我不是找仁杰，”赵平原在电话那头噙了噙牙花子。“是这样，田静，前些日子从鞍山纪检部门转来一份材料，反映你们公司经理高云鹏今年春节前给鞍山一个薄板厂主管经营的厂长送去一台摄像机和一台录像机，还有高级香烟和名酒，价值两万多元。春节后，那个厂长给高云鹏送来一台冰箱和一架高级组合音响。目前我已经派人去鞍山核实这件事了。”

田静想了一下，说：

“平原，你是知道的，对公司的业务往来，除非经理主动跟我讲，否则我是不过问的。我只抓我份内的工作，其余一律不管，想管也管不了，经理负责制嘛！不过，根据我对高云鹏的了解，生意方面有一些礼尚往来，比如吃吃喝喝，送个礼什么的，都是避免不了的，整个社会就是这样，清水衙门怎么做生意？高云鹏看上去大大咧咧，其实挺精，如果没有什么背景，不至于搞出这么大数目的礼尚往来的。”

“我考虑从纪检部门转过来的材料，一般出入不会太大，所以想在立案前找他谈谈。县里对你们公司评价不错，高云鹏的社会能量也不小，你看，我这边还没立案，说情的人就排上队

啦！田静，你说我们是过去谈，还是把他请来？”

“据我观察，高云鹏这几天情绪特别坏。要谈你主动登门，请，他恐怕不会去……”

“那好，我明白啦。”

文化局长杨冉冉正在厨房里忙乎。女儿杨洋在卫生间洗脸，没关门，哗哗的水声很大。杨冉冉叹口气：已经读高中二年级的女儿，除了冲方便面，竟然不会给自己做顿饭吃。

妻子去世时，杨冉冉才三十出头。县剧团里风骚的女演员和文化局新来的女大学生孟小瑜都钟情于他。一块儿在青年点搅过马勺的赵平原汪明阳刘仁杰也使劲掺和。尤其是赵平原老婆，现在是县重点高中校长的王秀芬，青年点同学们公认的大姐姐式的人物。她和田静在他家抱着刚读小学一年级的杨洋一坐半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杨冉冉赶快给杨洋找个妈妈。

“不行，女演员不行！”王秀芬说，“不就是那个唱歌的吗？太浪！女大学生可不错，文质彬彬的，跟她结婚肯定幸福……”

当时，杨冉冉偎在沙发上，望着亡妻的照片发呆。现在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带着女儿整整生活了10年，是因为对亡妻的愧疚么？

妻子丽容是杨冉冉下乡那个大队支部书记的女儿。下乡那年，青年点的房子还没盖起来，大家分开住，杨冉冉吃住在书记家。

书记家连二屋子连二炕，中间吊个隔扇，晚上放下，早晨再折起来。辽北农村大部分家庭都有那种很大的类似窗棂的隔扇，用报纸或画报裱糊得花花绿绿，很薄。杨冉冉睡隔扇里，跟睡在隔扇外的书记女儿隔着薄薄的隔扇。

临时放的隔扇只能把火炕一分为二，屋地仍然相通。

三年困难时期，挺不住饥饿的书记和书记老婆带着女儿跑了趟黑龙江，老婆便患上克山病，大骨头节，半瘫痪。书记挣全大队最高的工分，不在乎少个劳动力，便让女儿在家做饭、喂猪、洗洗涮涮。书记老婆每天几乎只干一样活儿，天一黑拄着拐杖到院子里把尿盆端进来，放在屋子正中央的房梁底下，正对着杨冉冉和书记女儿的头顶。杨冉冉估计，那是书记家多年来夜里放置尿盆的最理想的位置，以便家庭所有成员摸黑也能顺利地找到它。乡下人夜里睡觉不挂窗帘，熄了灯，有月光和星光照进来，宛如满屋落下灰白色的薄雾，飘飘渺渺，朦朦胧胧，若隐若现。

书记家睡觉早。书记老婆颤颤巍巍端进尿盆来，就说明该睡觉了。炕头灯窑里煤油灯如豆的火苗闪着微弱的光。全家人窸窸窣窣地脱衣服钻被窝。书记亲自噗一口吹灭油灯，漫长的冬夜便开始了。

杨冉冉睡不着，听见书记和书记老婆嘀嘀咕咕唠嗑。后来书记说睡吧，书记老婆也说睡吧，就睡了。火炕热乎乎的，被窝暖烘烘的，屋里很静。隔扇那一边的书记女儿翻了翻身，隔扇颤动一下，杨冉冉也颤动一下。他拉了拉被，别让自己也碰了隔扇。他听见她轻轻的呼吸和小小的叹息，也没睡着。

炕头那边有用拐杖在地上笃笃地摸索的声音。木头炕沿嘎吱一声响，书记老婆下地了。她蹒跚走到尿盆前，毫不犹豫地蹲下去。尿盆是一只掉了耳朵的铁锅，第一泡尿撒进去，涌冒的水声伴着干涩的金属声，间或夹着压抑的呻吟，骚腥气味在屋里久久飘荡。

屋子又重新安静下来……

隔扇又颤动一下。杨冉冉感觉有个又重又软的物体压在那边的炕沿上，忽忽悠悠的。他枕在枕头上的头也忽忽悠悠。她

用脚在地上摸索鞋，趿拉着走近尿盆，飘来淡淡的特有的气息，淅淅沥沥，带着轻微飘忽的哨音……

杨冉冉燥热得难以入睡。书记老婆和书记女儿两种截然不同的长长的尿声，让他既惊叹又疑惑。

丽容是个秀气的姑娘，高挑的身材，丰满的胸脯，纤细的腰肢，宽宽的臀部，两条辫子悠悠地荡在腰际，很有些味道。

18岁的丽容姑娘对村里那些年轻男人意味深长的注视浑然不觉，对城里来的男知青杨冉冉兴趣盎然。

“喂，小杨……”这种称呼她觉得很新鲜也很亲切，自作主张地跑到杨冉冉干活的马圈旁，把大队电工送给书记的牛皮裤腰带给了杨冉冉。

“不许你再扎破麻绳！”姑娘娇嗔地撅起嘴，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痴情似火。

所有的人都停下手里的活儿。女生吃吃窃笑。男生挤眉弄眼。汪明阳捅估赵平原和刘仁杰，3个人靠墙站成一排，大声唱起歌来。

在这里，我听到了大海歌唱
在这里，我闻到了稻谷芳香
我曾去过遥远的南洋
遇见一位马来西亚姑娘
我和她并肩坐在椰子树下
我向她讲起了我的童年
她瞪着大而黑的眼睛
痴痴地呆呆地望着我
我们的爱情像海洋深
她为我献出了她的青春……

第一批知青抽调时，书记为女儿提亲。杨冉冉不同意就没走上。再抽调知青时，书记便坐着胶皮轱辘大车进城，找杨冉冉的父亲，下台的民政局长，还喝了酒。当天晚上，书记脸上油乎乎红乎乎地放光彩，把一份招工登记表给了杨冉冉。

杨冉冉回城后一直拖着不结婚。书记便带着女儿三天两趟往他家跑，像在自己家里似的又吃又喝。杨冉冉父亲开始当的不是解放军，是被解放军俘虏又解放的国军，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了。后来被打倒的走资派一个接一个站起来重新工作，就不给他落实政策。这些事书记也知道，跟他父亲讲话，就像跟村里的“四类分子”讲话一样。后来老军人得了尿毒症，在病床上叫过儿子说：

“你的婚事是我答应下来的，不答应，你在农村就回不来，咱可不能过河拆桥……”

杨冉冉结婚不久，老军人就去世了。

农村姑娘嫁到县城，就跟县城姑娘嫁到都市一样，新鲜感和完全摸不着头绪的慌乱与羞涩使丽容暂时无暇品味丈夫的心思。况且，她只读过小学，不懂得夫妻生活应该以爱情为基础，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新婚的新奇和欢畅过后，冷静下来的丽容才察觉到丈夫不爱她，才知道丈夫恨他爹也恨自己。但是，她爱他。她的爱是从他俩隔着隔扇睡觉的时候开始的。那时，她盼天黑，盼妈妈端进尿盆来，盼父亲吹灭灯窑里的油灯，盼早一点钻被窝，在朦朦胧胧的黑暗中，听他沉重的喘息和睡熟后含混的梦呓。隔扇下面有个缝。夜深人静，她偷偷把手伸过去。缝太窄，只能伸过去手掌，连他的被角也摸不上。她一边听着自己呼呼的心跳，一边想像跟他在一起的情形，做了那么多关于他的梦。现在，梦醒了。丽容终于明白一个道理：强扭的瓜不甜……

郁郁寡欢的生活，勉强将就的日子，有什么幸福可言？丽

容病了。医生诊断是癌症。原来那么丰满的姑娘瘦得只剩被子下面的一点点。那是一个阴冷的黄昏。丽容一手搂着女儿，一手拽着丈夫，满脸泪水地交待后事。她久久地凝视丈夫，慨然长叹：

“我知道，你不爱我。这几年你没开心过，没高兴过，我害了你，也害了自己。这回好啦，我走了……但是你记住，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女人像我这么爱你，没有了……”

这是妻子留给杨冉冉最后的话。当夜，她进入了昏迷状态，再没醒过来。

医生说，癌症很大程度上是人的心情长期郁闷所致。

“爸，吃饭啦！”杨洋坐到饭桌前端起饭碗。

杨冉冉仿佛从很遥远的过去回到现实中来。他非常感激女儿喊那么一声。否则他还会在一个残破的梦里痛苦地踟躇徘徊，被追悔和愧疚的黑色的影子所笼罩。

“爸爸，”女儿扒了一小口饭，一边咀嚼着一边看着父亲若有所思的脸说，“你跟王阿姨说没说转班的事啊？”

“杨洋……”杨冉冉注视着女儿那双跟她妈妈一模一样的眼睛，“你再考虑考虑，爸爸觉得你不适合学理科。”

“文科的那些语法修辞我老也弄不懂。”

“那好办，明儿我跟你孟阿姨说，请她辅导你。”

“得啦，爸，她也不是没辅导过我，她讲的跟老师不一样，再说……”

女儿看了爸爸一眼，“再说”后面的话没再说下去。

“杨洋，你已经长大了，爸爸像你这么大已经下乡了……”

“就那时候认识的我妈妈吗？”

女儿在爸爸的心上轻轻来那么一刀。有意还是无意的？

杨冉冉有点儿恍惚。他眯起眼睛去看女儿。这孩子长得太

像她妈，个子高高的，皮肤白白的，爱皱鼻子，简直就是她妈妈的翻版。杨冉冉觉得生命真是太神秘了……

“爸，你怎么啦？”

“我是说……”杨冉冉赶紧调整自己，“你已经长大了，你看那些理科大学回来的学生，大多数分配到工厂了，现在企业不景气，连工资都开不出来……”

“我刘叔叔的特种电机厂不是挺好吗？他说啦，等我大学毕业，去他那儿当工程师去。再说，还有我赵叔，汪叔，王阿姨和田阿姨，他们……”

“好啦，杨洋，”杨冉冉知道女儿下面要说什么。“你记住，别老想着依靠别人，靠自己，明白吗？快吃饭，上学去！”

女儿不高兴地吃完饭，上学了。

杨冉冉又陷入沉思……

是的，王秀芬田静说得不错。女演员很快嫁给了男演员，婚后还常常闹出点儿风流韵事。杨冉冉却害得女大学生，现在是文联副主席的孟小瑜三十好几还孑然一身，常常向他投来哀怨的目光。

二

纪委书记赵平原走在远方公司淡红色的水磨石楼梯上，自己也能感受到自身躯体的重量。他身高1米80，体重96公斤，头发不多，额头很宽很高，形成一个与脸部面积几乎相等的大长脑门。他从1楼往3楼走，很随和地与楼梯上认识的人打招呼，与体魄相比，声音也相当洪亮。

“噢，你们都在……”登上3楼，赵平原一眼看见经理高云鹏和党委书记田静站在楼梯口上。他们正迎接他。

赵平原跟高云鹏握了握手，目光也对待一下。同时，赵平

原也感觉到田静从侧面投来的目光。四十多岁的女人，在她青年时代深深爱过的男人跟前，心情是非常复杂的。

赵平原跟高云鹏不熟，更谈不上了解，但对去年县里召开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经济交流会上高云鹏发言中的几句话有点印象，好像这么说的：

“我的用人之道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用的人即使不样样比我强，起码要在某一方面超过我。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一把手，往往代表着这个单位或部门的能力和水平。我是公司经理，如果我的副手们都不如我，公司就只能局限在我的水平了，还有什么发展？”

后来听说高云鹏手下真有几个人物，他自己反倒不怎么管事。家离公司比较远，上下班却从来不坐车，从南到北，早上走过去，晚上再走回来，碰上熟人就在街上扯几句，对谁都是一股随随便便，漫不经心的劲儿。这股劲儿让对方觉得亲近、自然、舒服。听说高云鹏跟县里几个主要人物的关系很不一般，又没发现他像有的厂长经理那样，经常出现在书记、县长的家或办公室里。

高云鹏不对任何人、任何事露出特别的注意和兴趣。

散漫和随和是他保持的形象。

三个人向小客厅走去。赵平原高云鹏在前，田静稍后，不时谈几句什么。

客厅很豪华。淡蓝色的调光窗帘，乳白色的壁毡，松软的羊毛地毯，落地式空调和全套的真皮沙发。

田静出去安排人沏茶。赵平原高云鹏在沙发上落坐。他们点着烟，同时都感到了对方那种不易被人驾驭的强悍的性格力量。

与这豪华的客厅相比，高云鹏的打扮有点不伦不类：穿一件如今在县城里找也难找的灰的确良衬衣，蓝警服裤子，圆口

布鞋。衬衣的前襟掖在裤腰里，后襟从裤腰带搭拉出来，脸刮得挺光溜，头发却乱蓬蓬的。

神秘的男人。一个很好看的女孩提开水进来，沏上两杯茶，悄悄退出去，关严了门。

党委书记田静不会进来了……

三

开完会，汪明阳一看表，还不到11点，又瞅瞅参加会议的厂长们，正三三两两交头接耳地谈着什么，谁也没有要走的意思。按照惯例，这个时间散会，汪明阳不会让厂长们空着肚子回去的。不是由他作东在县政府食堂的小餐厅安排一顿，就是大声点哪个厂长的名，还点出哪家酒店的名称，让那个厂长请一顿。今天他却一点没这个意思，站起来打开会议室那扇唯一没打开的窗户，让没散尽的烟散一散，然后领着市经委的李处长出去了。

厂长们一看没戏，纷纷站起来走人。几个跟杨胖子关系不错的厂长嘻嘻哈哈围住杨胖子：

“喂，胖子，这儿离你们厂近，请一顿吧……”

“请××啥！”杨胖子作严肃状，“工人他妈半年没发工资了，搁啥请？”

“×，胖子，亏损200万，不差一顿饭！”几个人不容分说，拉起杨胖子就走。

刘仁杰和县经委主任卢恕铭走在最后。出了大门刘仁杰小声说：

“我在‘楼外楼’等你，过一会儿，你领汪县长和李处长过去……”

“楼外楼”是县里一家比较上档次的酒楼。厨师是刘仁杰父

亲的师兄弟，原来也是杀猪卖肉的，后来改了行，菜弄得挺上道。

刘仁杰太了解汪明阳了。他所以没留厂长们吃饭，是因为技改贷款还没最后敲定下来。饭不是不吃，要小范围地吃，吃出名堂来。

刘仁杰先坐车回到厂里，让厂主任安排人把早就准备好的几样土特产和两箱本地生产的白酒装进轿车后备箱，又喊尹伊萍带上 ZD 产品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跟他一起来到“楼外楼”的 KTV 包房。

尹伊萍先点了几样凉菜，还没上齐，汪明阳、卢恕铭和市经委的李处长就到了。

“哈，小尹也来了！”汪明阳一进屋就大喊大叫，“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市经委技改处的李处长，这位是老刘他们厂的技术科长……”

“噢……”市经委的处长微微颌首，威严地伸出手，“咱们是头一回见面吧？”脸上现出上级长者的微笑。

“是，李处长。”尹伊萍连忙握住处长的手。

这双手是粗大结实烘热的。它把尹伊萍的手爱抚地攥在手心里，较有力，较长久地一握，使尹伊萍细敏地感觉到了什么，这是处长威严的微笑中所没有的一点东西。

“欢迎李处长……”酒菜上齐，刘仁杰举起第一杯酒。“得了，刘仁杰。”汪明阳看了看李处长，又看一眼卢恕铭，“你想说什么，趁明白快说！别绕圈子！吃了饭李处长还要赶回市里，他的车坏了，怎么样，就用你的车送送吧！”

在这个县城的酒桌上，多数是到应酬客套话讲得差不多了，酒也喝到盖脸的时候，才会出现真正的主题。或求或借或买或卖或调动或提升或安排子女或亲属就业……只要把酒喝到位，十有八九会达成默契。不过有时也不这样。宴会从开始到结束，

一直到酒阑人散，也不接触实质性的东西，那必定是主客双方都明白喝酒的内容，心照不宣。

汪明阳今天有点不对劲。

精明的刘仁杰立刻就明白了：汪明阳、卢恕铭和李处长来“楼外楼”之前，已经把事弄妥了。

“好，咱们边喝边唠……”接下来，刘仁杰除了上午在会上讲的，又把准备开发ZD产品的市场前景讲了一遍，把尹伊萍搞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给李处长一份，一瓶白酒也喝下去了，桌上的气氛轻松活跃。这时，包房外舞池响起悠扬的乐曲声，两位陪舞小姐推门进来，请先生们跳舞。

“李处长，”刘仁杰把一位长得很白，胸部异常丰满的小姐推到处长跟前。“小姐们来请您跳舞了，跳一曲吧！”

“不。”李处长又喝一口酒，摆了摆手，“我想请小尹跳一曲……”他把目光转向尹伊萍，笑了一笑，尹小姐，肯赏光吗？”

尹伊萍微笑着站起来，拉了拉薄纱连衣裙，陪处长走进外面的舞池。巨大的音箱里，正播放着《真的谢谢你》：

从见到你第一面已经注定
一生一世离不开你
从来没想到自己如此幸运
遇上你这颗纯真的心
不管世间总会有风风雨雨
你关心我，我照顾你……

李处长搂着尹伊萍从容地跳着。他宽阔壮实，个子较高，但跳舞的姿式却不潇洒，只会简单地随着音乐移动脚步，却跳得十分认真。

“你跳得好极了。”处长说。